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陆军指挥学院的办学起点,可以追溯到1938年我军在河南杞县创办的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在学院的雪枫礼堂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彭雪枫将军雕像——身着戎装、骑着战马的彭雪枫将军,左手紧握战马缰绳、右手持望远镜,目光深情地望向校园的教学区。

教师节前夕,我来到彭雪枫雕像前,献上鲜花,深深鞠躬致敬。久久仰望雕像,他英武的身姿、坚毅的目光,把我的思绪带到战火纷飞的时代。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烽火迅速燃遍全国。面对部队缺少干部的情况,1938年11月,彭雪枫在河南杞县傅集创办随营学校,并兼任校长。当时,条件异常困难,校舍、教员和教材都非常匮乏。彭雪枫因地制宜,没有教室就在破庙上课,没有黑板就用石壁代替,没有桌椅讲台就用石头垒砌……当时,活跃在苏豫皖边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纷纷将战斗骨干送到傅集,许多有志青年也慕名而来。一时间,傅集小镇成为抗日军民和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

随着对敌斗争不断深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前线急需军政干部。1940年3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办一个抗大分校”的指示,在支队原随营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彭雪枫兼任校长。

在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上,彭雪枫校长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勉励学员要能文能武,努力做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把抗大四分校办成培养军政干部的大熔炉。为激励第一期学员投身抗日的革命热情,彭雪枫在他们的毕业证书上题词:“学习革命的理论,努力革命的实践;既做群众的先生,又做群众的学生”。

烽火中的军校,是边教学边战斗的特殊集体。在办学中,彭雪枫坚决贯彻

# 烽火桃李吐芳菲

■余国强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教学中,他结合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第4师几年来与敌斗争的经验,并且针对江淮平原的特点,着重指导学员学好平原游击战、夜战和近战等战法。

彭雪枫校长还鼓励部队指挥员兼任学校的军政教员,并且自己带头定期来校授课、编写教材。他编写的教材《游击战术》和《战略战术讲授提纲》深受师生欢迎。1942年夏,学校转移到洪

## 冷的边关热的血

■邹瑾宇 高 帅

拔最高的烈士陵园——康西瓦烈士陵园。得知即将前往康西瓦烈士陵园,下士赵鹏飞神情肃穆。途中,他见到几株红柳正在风中摇曳着身姿。天寒地冻、风雪侵袭,都无法阻止红柳顽强生长。望着傲然挺立的红柳,赵鹏飞觉得它们像是高原上的官兵,默默守护着脚下的大地。

在康西瓦烈士陵园,赵鹏飞与战友一同向烈士敬献花篮、默哀致敬。在陈祥榕烈士墓碑前,他拿出特意准备的礼物——一袋金黄的橘子。赵鹏飞剥着橘子暗自在内心独白:“陈祥榕烈士,我带了你最爱吃的橘子。保家卫国的任务交给我们,请你放心!”赵鹏飞与陈祥榕烈士出生年份相同,同样来自福建,3年多前,听着陈祥榕烈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感人故事,赵鹏飞也来到了陈祥榕曾经战斗的地方。他下定决心,向陈祥榕学习,在祖国边关当好一名好兵。

寒风吹过,红柳随风摆动,不远处山坡上的几个大字吸引了赵鹏飞的目光——“大好河山,寸土不让”。闭上眼睛,用心感受高原的风,赵鹏飞感觉热血正在沸腾。

### 三

黄沙漫卷,车队缓缓从驻地驶出,列兵黄康桥看向窗外。虽然在训练场已经将流程练得很熟悉,可当真正参加演训时,他的内心依旧充满期待。

车窗外,远处的雪山连绵起伏,云雾在山间游走……此时,黄康桥耳边突然响起哨声,接着便是上级下达的“敌”情通报:“‘敌’卫星侦察!”

他快速打开车门跃下。正当他有条不紊地伪装车辆时,意外发生。平常很容易就拉开的伪装网,此时却卡住了。眼看离规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他着急得涨红了脸。班长看到后,快速跑上前询问情况。经验丰富的班长攀上车顶,将缠住的伪装网打开,迅速完成车辆伪装。

回到车上,班长告诉黄康桥,实战讲究随机应变,不能一遇到事情就慌得不知道干什么。黄康桥点了点头,默默回想着刚才发生的情况与处置方法。

刚到达演训场,原本晴朗的天空霎时间变得黄沙漫天。“迅速占领射击阵地!”不待黄康桥反应过来,班长的命令已经下达。“火炮下架,卸物资,脱掉护衣……”

很快,黄康桥平静下来,按照班长的指令一步步完成操作。看着逐渐进入状态的黄康桥,班长说道:“好样的,这才是‘十颗红星炮连’的战士!”

泽湖西岸的鲍集镇继续办学。在一个小学校门前的大操场上,彭雪枫结合个别指挥员在作战中不重视利用地形地物造成损失惨重的教训,讲解地形地物的军事作用。他还用《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的例子告诫学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时刻要对人民负责,切不可重犯马谡失街亭的错误。

彭雪枫善于运用群众语言把一些枯燥生涩的课讲得有滋有味。学员们十分喜欢听这位既有作战指挥经验、又懂理论的校长讲课。每当彭雪枫来校授课,台下总是座无虚席,学员们被他的授课深深吸引着。

针对学校曾有一段时间纪律松散、作风拖拉的现象,彭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在敌后办学,不仅要搞好教学,而且要注意战斗作风的养成;我已检查了内务卫生,问题很多,应迅速纠正。为强化学员战备观念、严肃紧张作风,彭雪枫还要求学校不定期组织夜间紧急集合训练。一次,师部组织学校按限定时间集合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全校师生行动迅速准确,无一掉队,受到了师领导的表扬。

彭雪枫校长在短暂而光辉的戎马生涯中,十分关心关注办学。为改进教育教学,他常常挤时间找人谈心、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深受官兵赞许。在彭雪枫的带领下,抗大四分校快速发展,为新四军第4师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9月,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指挥作战时不幸牺牲,时年37岁。军民同悲,痛悼这位英年早逝的指挥员和校长。不久后,为纪念彭雪枫的战绩,抗大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学”……

我仰望着彭雪枫雕像,他目光中仿佛饱含着对教书育人的诸多期待。顺着雕像中彭雪枫凝望的方向,我眼前铺开一幅桃李芬芳的图景:一代代陆军指挥学院教员,耕耘在课堂、实验室与训练场,努力培养造就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

演训结束,返回驻地的途中,黄康桥在心中复盘演训过程,耳边不时回响着班长的鼓励。他感觉心中充满了力量: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兵,绝不让班长失望,不能给连队丢脸。

### 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喀喇昆仑高原,战士们也开启了新一天的训练。“今天的训练是负重行军20公里,最后3公里奔袭至驻地。”听到这个训练内容,列兵付玉涛心中有些忐忑,此时他对高原反应依旧心有畏惧。但他也明白,“十颗红星炮连”的战士就没有因为害怕困难而退缩的。

付玉涛背起背囊跟随队伍出发了。一路上,“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口号回荡在高原。走在队伍里的付玉涛,被战友们响彻云霄的喊声感染。他忘记了疲惫,不再畏惧高原反应,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

“所有人注意,全力奔袭至驻地!”官兵听到指令,迅即向着驻地快速前进。最初,付玉涛还可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不一会他的双腿像灌了铅。就在付玉涛艰难支撑时,背后突然有了一股力量推着他继续向前。他回头发现是班长杨胜强。“放心向前跑,我就在你身后。”班长把付玉涛的枪也背到了自己的身上。一步步往前追赶,付玉涛逐渐跟上了大部队,身边的战友也不停地为他加油鼓劲。

“谢谢班长,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就掉队了。”付玉涛对班长说。班长笑着用手指了指连队墙上的一行字:“英勇顽强、团结奋进,不辱使命。”看着墙上的“连魂”,付玉涛心中热血沸腾。

冷的边关热的血,喀喇昆仑的官兵用青春与热血书写着扎根高原、奉献边关的故事。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232期

## 车行川藏线

■廖平洋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川藏线,是一条无数人之为之向往的公路。作为一名汽车兵,我时常驾车行驶在这条神奇的公路上,也早已熟悉它独特的景观。这条曲折蜿蜒的公路,也见证着一代代汽车兵奋战在高原天路的勇气与拼搏精神。

那年,我第一次驾驶军车赶赴高原某驻训场。清晨,天色尚未完全放亮,我们的车队便已整装待发。启程,车灯在浓雾中闪烁。随着车队不断前行,路上的光亮逐渐增多,道路也愈发清晰。不久后,车队冲破浓雾,显露出如蜿蜒龙长般的身姿。

我深知,这次任务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考验。行驶在高原上,我们面对着氧气稀薄和暗冰路段的挑战。尽管我竭力保持冷静与专注,但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档位切换不够流畅,离合器也未能彻底分离……这一系列细微的失误,最终使得车辆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连长严肃而关切地提醒:“不要慌慌张张的,稳住,你可以的。”

“二挡起步,听我口令,离合器抬到半联动状态,好!现在松手制动,给油。”听着连长沉稳、准确而有力的指令声,我慢慢恢复了平静。

我驾驶的车辆是车队中的头车。由于前方道路施工,我们临时停车。当时,我停车的位置恰好是一个大上坡,起步时,很容易往后溜车。我按照连长传授的技巧,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车辆稳稳地驶上坡道,没有后溜。那一刻,通过难关的兴奋洋溢在我的脸上。此后,我再也不怕遇到坡道起步,甚至渴望再次体验那种行云流水般操纵车辆的感觉。

一路上,连长不仅是我的“副驾”,也像是一位严厉的导师,时刻关注着我的驾驶情况。他紧盯前方,不断用对讲

机为后面的车辆通报路况。路上,连长还不时问我一些驾驶常识,比如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或者是在特定天气条件下驾驶的注意事项……

连长的声音再次传来:“我怕你犯困,故意给你拉安全弦。”听到这话,我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暖意。连长的每一次“考验”,都饱含着对我的关心与呵护。他用这种方式让我在驾驶途中保持清醒和警觉。

感受到连长的关心,我的心情轻松很多。路上,他为我讲述了多年前自己随队行驶在川藏线上的故事。“我第一次随队执行任务,那时候部分路段路况差,有很多‘搓板路’,沿途山上不时有碎石滚落。一路上提心吊胆,还要翻越二郎山、高尔寺山、剪子弯山、海通沟、觉巴山等危险路段,很多山路都是单行道,异常难走……”

随着车轮滚滚向前,连长的话语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那段艰辛而又充满荣耀的岁月。他动情地讲述着川藏线的变化,从最初的泥泞险道到如今宽敞平坦的公路;讲述着车辆性能的提升,从老旧的卡车到如今可以从容应对各种地形的运输车……那些在川藏线上的日子,留给他难忘的记忆。我听着连长的讲述,想象着前辈军人经历的风霜雨雪,以及那些被严寒包裹的日日夜夜,心中满是感慨和敬意。

起初,我对这些变化还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直到我们翻越怒江七十二拐,我才深切体会到这段历史的厚重与变迁的传奇。

怒江七十二拐,山路蜿蜒曲折,考验着每一个驾驶者的勇气与技巧。这是我第一次驾车经过这里。我犹豫着,一个声音在心中怯懦地说:“这条路太难走了,你无法驾驭。”而另一个声音则坚定地反驳:“不行,你必须证明自己,不能就此退缩。”

车队即将上山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向连长试探性地问道:“连长,不知道路况有没有改善?”连长听出了我的恐惧。他坚定地说:“难道路况不好就不能

开了吗?我们的任务到这里就结束吗?”连长的话让我瞬间清醒过来,我明白,作为一名军人,决不能有丝毫的退缩和动摇。

轰鸣的发动机声如同发起进攻的号角,催促着我勇敢地向充满未知和挑战的路段驶去。刚过第一个长上坡,只觉难以行著称的怒江七十二拐,如今已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面,而且是三条车道。连长依旧镇定地向后车通报路况,他的从容也使我不再紧张。

因为道路宽阔,车辆行驶顺畅,没过多久我们便开始下山。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前方的路面,留下斑驳光影。这时,连长温和地问道:“这段路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我坚定地回答:“不难开,路变宽了,感觉比想象中路况好太多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心中生出了一份勇气和自信。

下山的时候,连长提醒我,注意刹车使用频率、放淋水给轮毂降温。此时,神情严肃的连长又说起当年他在这里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他刚来到单位不久,有一次驾车经过这里时,刹车失灵了……他紧握方向盘,努力控制着车辆,反复踩下刹车、拉下手制动,试图让失控的车辆停下来。此时,车辆驶到一个长下坡,更加难以控制……直到撞在路边的大树上,才得以避免冲下悬崖。

连长说到这里,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刚下山时,他就让我放淋水给轮毂降温。他是担心刹车使用频率过高,引发险情。听着连长的讲述,我仿佛和连长一起经历了那次危险情况。我也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把驾驶技术学精。

望着眼前壮美的山河与宽阔的道路,我心中升腾起一股力量。如同眼前不断变化的川藏线,我们汽车兵们也在适应着新的挑战、与这条路一同成长。行程中,我不仅顺利驾车驶过险峻路段,更重要的是我战胜了内心的胆怯。这一路的挑战,让我成长,让我更加充满自信。

擎一方绿色嵌入蓝天  
还要吐几口氧气  
顽强、正直、坚毅……  
烙印在你的躯体  
无言的战士  
在这片荒芜寒冷的土地上  
与戍边人相伴  
你,深扎着自己的根  
我,磨砺着自己的意志

在那里  
车辙的尽头足迹还在延伸

### 沙之歌

■马雪宁

初上戈壁  
边塞诗的烽火在我心中传递  
一行诗点燃另一行诗  
所吟所叹,尽在眼前  
该如何分享心底的激荡啊  
真的,仿佛是我写出了  
那些铁马秋风的诗句

我看到更多的脚印  
重现于万顷黄沙之上  
讲述着那些故事  
他们升旗、宣誓  
他们凿,他们挖,他们浇灌  
他们瞭望或沉思  
他们奔跑,他们摸爬滚打  
他们倾尽毕生所学  
攻坚克难,为国铸剑

那么,我还想霞光里的阵地  
写引擎的低吼  
以及迎着朝阳的一道车辙  
直抵大漠腹地

在这艰苦奋斗的岁月中  
沙是对手,更是见证者  
他们咽下盐碱水,吞下沙拌饭  
一并吞下的  
还有沙粒里古老的号角声



过雪山(中国画)

傅抱石作